

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

FENG CHUIGUO YIRAN MEI

# 风吹过，依然美。

安武林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

FENG CHUIGUO YIRAN MEI

# 风吹过，依然美。

安武林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IP) 数据

安武林著. —杭州: 浙江少年儿童

系列)

3730-5

安… Ⅲ.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910 号

责任编辑 金晓光 陈小霞  
美术编辑 赵琳  
内文插图 小石头  
封面绘图 卡森插画工作室  
装帧设计 鄂姿羽  
责任校对 苏足其  
责任印制 阙云

安武林散文精品系列

**风吹过，依然美**

安武林 著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300 1/32 印张 4.875 字数 88000 印数 1—812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342—8730—5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 ■ 高空见武林(代序)

高洪波

2014年11月11日的“光棍节”，我正在广东中山出席一个文学活动，收到安武林发来的一条短信：“高老师，我在浙少要出四本散文书，非常想请您给写个序。不知高老师能否答应？千把字。”

肯定答应。武林的事一般不能推托，否则他会“记仇”，不知在什么地方发酵成一篇报复性的散文。与武林共同居住在北京好多年了，见面机会却不多，平时各忙各的，主要是京都米贵，居大不易，武林正处在生存发展的中年，比我更忙了几分。

可虽然见面不多，武林的文章却常读到，他在网上有自己的博客，纵论文坛，细说往事，或淘书于地摊，或评书于大报。武林极敏捷与勤奋，他是个躲不开的人。

说着说着又碰上了。11月12日一大早我乘南航飞机从广州返京，入座时乘务员递上一沓新出的报纸，其中有一份极少见到的《信息时报》，信手翻阅，在其中“评弹”一版上赫

然读到《在聂鑫森家里吃茶》，署名正是安武林。

鑫森兄是湖南名家，我的师兄，武林称他是“湖南株洲的一张文化名片”，信然。

株洲我没走访过，鑫森兄虽然常联系，也只是一些例行会议见面而已，借武林的笔，我参观了他的书房，浏览了他的客厅，品味了他的收藏，欣赏了他的扇面，还共同回忆了北大往事。当武林问鑫森兄道：“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总爱说曹文轩是他老师，你和高洪波副主席也是一个班的同学吗？”鑫森说：“是的。”这时武林总结一句精彩的话：“世界是很小的，走来走去总会碰在一起。”

读到这里，我也被感动了，于是我收藏起这张《信息时报》，也收藏起万米高空邂逅武林的奇特感觉。

武林正是这样一个人：热情、有趣、大大咧咧却又粗中有细，他有极细腻、细致、细密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借助他后天的勤奋与多思，显示出卓异的光芒。不久前山西的希望出版社出版了安武林三本书，即《这些人》《这些事》《这些书》，三本书中收录了武林的人际交往、书香世界和文坛（主要是儿童文学界）轶闻。武林用自己灵动多姿的笔触，画出了众生相，从老前辈任溶溶、金波、孙幼军，到兄长辈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直至同辈的孙卫卫、伍美珍、陈彦珍等几十个人物，可谓涉笔成趣，栩栩如生，让人有读古人《世说新语》的韵味，我非常喜欢。



武林和我一样，属于儿童文学界的杂家，但我坚定地认为武林是个诗人，有童心有激情有大爱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他在挥洒才情与文字时有自己命定的艺术理想，把自己的艺术目标设定得很高，由于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中双向游走，武林在理性与感性的二维空间游刃有余，不断写出有体温、有筋骨、有韵味的文字。

散文是武林继诗歌、评论之外的又一块园地，希望武林精心耕耘，更盼望武林涉笔成趣、妙笔生花，写出《在聂鑫森家里吃茶》这样的好文章，让我在万米高空拍案叫绝。

善于制造惊喜的武林，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014年11月26日





**第一辑** 草筐里的秘密

爱笑的童年 /003

风吹过，依然美 /007

草筐里的秘密 /012

老油坊 /017

一院子的灯火 /022

轻轻地，一点头 /027

午睡，一朵不开的花 /033

童年的晨读 /037

红太阳·绿太阳 /039

童 心 /042

疤疤树 /047

肚子上的虫子 /050

害羞的秘密 /054



## 第二辑 夏天的味道

- 夏天的味道 /061
- 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067
- 摸 蝉 /073
- 可怕的：马蜂和土蜂 /077
- 玉米钢笔 /082
- 墓地惊魂 /088
- 童年游戏：接电线 /091
- 脸上的雀斑 /095
- 六月的阳光像你一样迷人 /097

## 第三辑 雪花那个飘

- 是谁站在门口那儿 /103
- 难兄难弟 /109
- 北风那个吹 /115
- 雪花那个飘 /119
- 人 质 /125
- 那 只 手 /134
- 麻花摊 /139
- 眼镜小弟 /145



第一辑

草筐里的  
秘密





## ■ 爱笑的童年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笑；一笑起来，就像老母鸡刚刚下完蛋一样，咯咯咯，没完没了。不笑完；或者被打断，那就像是在厕所里没有方便完一样，会憋得很难受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苦大仇深”的人，没长一张苦瓜脸，相反，倒是像春风盘踞在我皮肤的每一个细胞里，一直在吹，吹得我的脸像一朵花儿绽放。

人家都说，喜欢笑的人性格开朗、乐观，这一点倒是真的，但也是胸无城府、注定成不了大事的人的写照。

父亲有时候会很疑惑：我儿子是不是个傻子？他不能理解我的笑。

我的笑，好像和别人总不太一样。我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可笑的事情。比如说，一只鸟儿在树上没踩稳，差点从树上掉下来，我会哈哈大笑一通。比如说，一只苍蝇拼命地撞击玻璃，我一样会哈哈大笑。我觉得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太多了。而自己，有时候也能给自己制造笑料。比如说，

自己的扣子扣错了，袜子穿反了，墨水弄到嘴角上了，把同桌的课本当成我的随便乱画……生活中有那么多可乐的事儿，我不笑是非常残忍的。

不笑就是对不起我的心，对不起我的眼睛，对不起那偶然或者必然的可笑的事情。而我一直觉得，心里似乎总有一股清泉，咕噜咕噜往外冒。我应当顺从它，无论它是奔向小溪，还是大河，我都不应该阻拦它。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收音机，爷爷买的。他喜欢听戏，而我喜欢听歌曲，听评书，尤其是喜欢听相声。到了晚上，炕上点一盏油灯，奶奶纳鞋底，爷爷躺着睡觉。我从来搞不清，爷爷是真的睡着了，还是闭着眼睛想心事。我抱着收音机，听相声。

听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再笑。一段相声，尤其是好相声，不可能让人只笑一次的。我每笑一次，奶奶都会充满疑惑地看我一眼，继续纳鞋底。

有一次，我正笑得不可开交，突然似乎听到了爷爷在小声叫我。我趴在炕上，一抬头，看见爷爷也趴在那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遍一遍地小声喊我的名字：“武林，武林，武林！”

我吓一跳。爷爷从来都是很暴烈的，他要是发了脾气，比一头豹子还要厉害。别说我，我父亲、村里的人都害怕他。听到他这么温柔地叫我的名字，我倒笑不出来了。



我吃惊地答应道：“爷爷（我发的音是呀呀，这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怎么了，有事吗？”

爷爷说：“你笑啥呢？”

这个啊，哎，哈哈，我又笑了。

我说：“这是相声，很好笑呢！”

爷爷就像个测试精神病人是否正常的医生一样，看到我一切正常，那张警觉的脸终于缓和下来了，而且还露出了笑意。从小，爷爷就一直担心我精神不正常。一呢，我看书太入迷，是个书虫。二呢，我反应特别迟钝，思维太活跃，总是漫天飞舞，谁要是喊我第一声第二声，我的反应肯定是很茫然的。三呢，我特笨，傻，缺心眼，太实在，不机灵，总是和常人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爷爷一直密切关注着我是否精神不正常了。童年这个时期，差不多都是在爷爷的担忧中度过的。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爷爷有时候跟我说那些无聊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话是啥意思，有时候仅仅是喊我的名字几声，当我回答了，他倒啥事也没有。这是在测试我哪。

我是长子长孙，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的性格和我就不一样。他们该笑就笑，该严肃就严肃，我就不行了，再严肃的事情，我也会笑出声来。这样容易给大人一个印象，没个正经，不能托付事情，不放心呢。如果在战争年代，那绝对不适合做地下工作者。

我一直爱笑，长大了依然如此。也许我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可笑细节，也许是我本身就有很多小的细胞期待释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和爱笑的人相处。这笑声能让太阳变得更亮，天变得更蓝。



## ■ 风吹过，依然美

一个人小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美好的想法；这美好的想法浪漫而又柔软，就像风吹过，纷纷扬扬落下的杨柳絮，或者蒲公英的种子。后来，我们会管这些想法叫作理想。其实，那还不算理想，只能说是梦想，灿烂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来去都如风吹过，但留下的依然是美的气息。

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将来做一名医生，而且是赤脚医生。

我出生的农村，是在一个小镇上。村里的大路，东西最为壮观，是直线，一马平川，而南北，曲曲弯弯的，好像一个人的皮肤上长满了疙瘩。当人们打招呼的时候，就可以说自己是去东头南头西头北头，语言很有意思，既是指方向，也是目的地。

我家在村东头，西头是我的小学、卫生院、邮电所、税务所什么的。我喜欢去镇卫生院，卫生院有个我喜欢的老兄，叫党贵，他在化验室工作。他穿着白色的大褂，在



我的眼里很帅。不知道为什么，那白色的东西总有种令我肃然起敬的感觉。医院里的白色墙壁，医生穿的白大褂，看了，就会让人产生镇定和安静的感觉，似乎有人在做梦，我们不能打扰他一样。

党贵的化验室里，有个小小的书架。书架上清一色的医学书，厚厚的。有一本叫《赤脚医生手册》，砖块一样厚。

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赤脚医生？那个时候，我以为赤脚医生就是不穿鞋子不穿袜子光着脚背个药箱去看病的医生，大约赤脚走路的味道很不好受，所以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什么赤脚医生。我看见党贵穿着皮鞋就问他：“你怎么穿这鞋子，还有袜子，当个赤脚医生多好啊！”党贵听了哈哈大笑。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喜欢奇思怪想，言论很有趣，所以特别喜欢我。

我翻了翻《赤脚医生手册》，很喜欢，什么望闻问切，什么寸关尺、针灸，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不过我很讨厌针灸，对那细长的银针既害怕又厌恶，以至于成年以后，还对打针怀有一种深刻的恐惧心理。我要借这本书看看，党贵笑了，说：“你看这个做什么？”我脸红了，就像喜欢一个女生被别人揭穿了一样。党贵看我很坚决，就答应借我看看，但要我尽快归还。

很快，三天后，我就把书还给他了。因为我惦记着另一本书，是中草药方面的书。我从中看到了很多我认识的



中草药。我怕他一次借我两本不答应，所以先借了一本不是太喜欢的，表示下我是多么言而有信，然后再借我最喜欢的。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在乡下，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植物。如果不是翻看那一本中草药植物的书，我根本不知道很多很多植物都是药材，竟然能治病。在河边，薄荷草、旋复花，以及长在小河两岸的蒲公英、车前草比比皆是。这一发现让我心花怒放，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小小的童年，连心都是小小的，除了快乐和喜悦，什么都装不下了。

这本书中有图，所以植物的形状和特点很容易让我识别，然后和现实中的植物相比较。我想，这样我可以做一名医生了。成本小，容易学，书中草药的药性都写得明明白白，治什么病也写得一清二楚。我拿着书，读得如痴如醉。那个时候，我就想：怎么乡村到处都是中药啊，都是宝贝啊。石榴皮能治病，橘子皮能治病，枣能治病，蝉蜕能治病，蛇皮能治病……我不知道什么不能治病。如果有不能治病的草，那肯定是还没有研究出来能治什么病而已。每次去打猪草，我都把书带上，去识别植物，真有点李时珍的味道。很意外，有很多植物的名字，我叫不上来，但通过书，我知道了它们的学名，如水红花子、茵陈、苍耳、鬼针草等等。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有力量，能帮家里做很多事。我把